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 编

清史镜鉴

第九辑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Publishing House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
编

清史镜鉴

第九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第九辑 /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12

ISBN 978 - 7 - 5013 - 5971 - 4

I. ①清… II. ①国… ②文… III. ①中国历史 - 研究 - 清代 - 干部教育 - 学习参考资料 IV. ①K249.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4303 号

书 名 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第九辑

著 者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编
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赵 娜

出 版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
(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发 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传真) 66126156 (门市部)

E-mail nlcpress@ nlc. cn (邮购)

Website www. nlcpress. com→投稿中心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河北三河弘翰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16

印 张 24.25

字 数 2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3 - 5971 - 4

定 价 68.00 元

序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中国长达 268 年之久，其前期在发展经济文化、巩固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等方面甚有功绩。中叶以后，内外矛盾尖锐，外敌入侵，国内动荡，政治日益败坏，其失误和教训，实足发人深省。清亡距今不足百年，离我们时间最近，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影响较大。“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要根据中国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要学习和研究历史，特别是离我们今天很近的清史。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弘扬文化、传承国脉，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清史纂修，曾成立相关机构进行筹备，但由于种种原因，修史之事，几起几落，一直未能启动。2002 年 8 月，中央领导作出纂修清史的重大决定，相继成立了清史纂修领导小组、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纂修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纂修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还和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不是网罗奇闻逸事，不是观赏陈迹古董，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和时代脉搏的跳动息息相关。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延续了两千多年，到了清代，它具有什么特点？它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了怎样的高度？清代众多的历史人物应该怎样评价？清代很多扑朔迷离的事件真相如何？为什么古代中国

一直处于世界的先进行列，而到了清代却愈来愈落后？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和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清朝统治的 268 年究竟处于什么地位？应该对其如何评价？如果没有外国的侵略，中国将会沿着什么方向发展，发展的前途可能会是怎么样？这些都是此次清史纂修所要研究和揭示的重大问题。

清史编纂工作自 2002 年启动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下，经过海内外专家们的鼎力合作和辛勤努力，目前已有大批阶段性研究成果相继产生。在有计划、按步骤推进清史纂修的同时，为了更加全面、广泛、客观地反映纂修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及时将其应用于我国新时期新阶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清史纂修在资政、存史、育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经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副组长、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同志提议，在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诸同志的努力下，于 2006 年 7 月开始编发《清史参考》。刊物集学史和资政于一体，兼顾资料性和时政性，择要刊登在清史纂修中形成的部分科研成果。内容大致涉及典章制度、名人史事、轶闻掌故、档案文献、学术争鸣、资料考证等，力求如实反映三百年清朝历史的真实面貌，给读者以较丰富、较切实之清史知识。

历史是已经逝去了的人和事的记录，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人有反思往事的感情，有寻根问先的愿望，有从自身的经验教训中学习的天赋。人类在不断前进，但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不断前进的。这就形成了文化的传承和历史的延续，形成了历史、现实、未来之间相通的无穷无尽的长链。现实深深植根于历史之中并通向遥远的未来。历史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在过去的远景中认识自己，并为未来的创新指点方向。历史学虽然不能像应用科学那样快速而直接地取得实用效益，但它的功能是长期的、巨大的。人类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将会

在现实和未来中迷失方向。历史学是传承文明、陶冶心灵、提高素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必需，也是了解社会、掌握国情、管理和建设国家、进行战略决策所必需。

《清史参考》创刊后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办刊两年来，共有 50 余位专家在《清史参考》刊发文章。《清史参考》的作者，大多为清史纂修工作的项目承担者，也有一些是清史编纂委员会的骨干专家，都学有所长，是各自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所载文章不仅有很强的学术性，还多富深刻的现实意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且篇幅短小、风格朴实、文字流畅、可读性强。应该说，对于现阶段社会上流行的种种“戏说”清史的文艺作品，能够起到一定的校正作用，用真实的历史史实来教育青年，教育大众。这本身也是历史学家们理应担负的一种社会责任。

近日，欣闻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计划将《清史参考》结集出版，以扩大清史纂修的社会影响，使刊物资政、存史、育人之价值泽及社会、服务学界、繁荣文化，心喜之余，略缀数语，以为序言。

戴 逸
2008 年 7 月 28 日

目 录

序 戴 逸 (1)

政治经济

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

..... [日]柳泽明 撰 N. 哈斯巴根 刘艳丽 译 (1)

清代刑部秋审处及其司官 郑小悠 (9)

崇俭戒奢的康熙帝怎样修畅春园 阚红柳 (16)

乾隆朝“塔兰奇”移垦伊犁始末 陈 跃 (23)

“民不举，官不究”

——从乾隆朝一则刑案看私人生活空间 黄克武 (30)

晚清两则精准的政治预言 杨东梁 (37)

读林则徐禁烟两件文告有感 陈 锋 (42)

太平天国：传统民变的特殊标本，中西碰撞的旁生枝节

..... 秦 晖 (47)

慈禧太后称“老佛爷”的时间 邹爱莲 (59)

光绪十年文职京员津贴的发放与取消 韩基奭 (69)

山西票号的兴起与没落 David Faure (科大卫) (77)

大案要案

乾隆朝外八庙营建贪腐案	李建红 (81)
乾隆朝直隶大名八卦教案	刘 涛 (86)
和珅的衣带诗	
——一个所谓历史谜团是怎样生成的	卜 键 (91)
由抬轿子的查到坐轿子的	
——嘉庆间问责枢阁重臣的一串聚赌案	卜 键 (101)
小小书吏弄乾坤	
——“兵部失印案”传递出的部院真相	卜 键 (116)
只看证据是远远不够的	
——诬告喀什阿奇木伯克通敌案的启示	卜 键 (130)

社会文化

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

——以章太炎为例	王汎森 (143)
李鸿章为何建议不查办在理教	郑永华 孔祥涛 (154)
清末民初北京的城市化进程	王建伟 (160)
桐城派文章流变	陈平原 (167)
清代举子之旅：从广东到北京	[日] 大木康 (175)
杨守敬观海堂藏书与古籍善本流通	[日] 高桥智 (181)
晚清的两位外交官与百科全书编纂	李孝悌 (187)
清末的英语学：邝其照及其著作	
.....	[日] 高田时雄 撰 孙建军 译 (196)

钱锺书写《管锥编》的动机与心情

——从清代札记到“忧患之书”	
.....	[美] Ronald Egan (艾朗诺) (206)
清宫过年掌故谈	李国荣 (214)

清宫的藏香	万秀锋	(221)
三层戏楼上的演出：乾隆朝的宫廷戏剧	[荷] WiltIdema	(伊维德) 撰 余婉卉 译 (227)
慈禧太后葬礼目击	[荷] Henri Borel	撰 沈 弘 译 (236)

中外关系

如实表述清代的宗藩关系	马大正	(245)
清代的中朝关系	刘 为	(248)
清政府对越界朝鲜人的管理	陈 跃	(255)
清代的中越关系	孙宏年	(260)
清朝及沙俄与中亚的关系	王鸣野	(268)
清前期和欧洲的文化交流	赵云田	(278)
康熙朝蚕池口玻璃厂与玻璃制作	王和平	(283)
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意] Paolo Santangelo (史华罗) 撰 王红霞 译	(289)	
近代中国丧土失地的历史不应回避	马大正	(297)

人物

努尔哈齐功过论	李治亭	(303)
郭嵩焘、严复、曾纪泽三人连环叙	汪荣祖	(310)
秋瑾的婚姻生活与思想变迁	夏晓虹	(323)
中国近代佛学的振兴者杨文会	楼宇烈	(331)

新修《清史》涉台人物传稿节选

郑成功传	杨友庭	(337)
施琅传	李祖基	(347)
刘铭传传	谢世诚	(354)

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

丘逢甲传	马忠文	(360)
末劫文章龙起陆 ——论丘逢甲的诗	钱志熙	(366)
后记		(376)

八旗制度的几个问题

[日] 柳泽明 撰 N. 哈斯巴根 刘艳丽 译

八旗制度是理解清朝国家结构和特性的关键问题之一，但长期以来对八旗的研究进展不大。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正如一些概述性著作所言，八旗是“军事制度兼行政制度”，或“既是军事组织，又是表示人的基本归属的社会组织”。八旗的特点是多面的，很难把握其整体状态。尤其是如果想构筑八旗全貌，首先必须探究入关前其成立与发展过程。但同时，至入关前的某个时期为止，八旗几乎等同于国家本身。因此，把握八旗发展过程就显得更为不易。相关史料不足是致命的，就连八旗的创立年代都无法确定。在这种现状之下，暂时避开困难，以史料较丰富的人关后的八旗为对象展开研究，可以说是一种适宜的手段。然而，人关后八旗淹没在囊括汉地（中国内地）、藩部（蒙古、西藏、新疆等）的多元国家当中，通常人们仅仅是从“满汉关系”“旗民关系”的视角探讨八旗，而对八旗与其入关前的连续性，以及对八旗整体状态的把握等研究都不是很充分。

兼顾以上几点，下面首先对入关后八旗的扩展与多样性，谈一些私见。

一、八旗的扩展与多样性

如前所述，有关八旗制度的成立，因缺乏决定性的史料，现阶段还无法全面阐明其过程。但是，太祖努尔哈齐（赤）不断征服女真或满洲诸集团进行统合后，陆续对他们进行大规模迁徙，并将其作为八旗编成的基础是已经明确的事情。八旗制度是在女真—满洲人等归属后金过程中确立的组织体系，当初并非是以民族来划分设立的。但是，随着后金国的扩大，蒙古、汉人等其他民族成分比重增多，因此分别在天聪年间设立八旗蒙古，崇德年间设置八旗汉军，所谓的八旗就成了以民族为区别的组织。

这一时期，在民族构成复杂化的同时，作为八旗全体，其扩大的局限性也充分体现出来。例如，向辽东发展后，对收归治下的大量汉人，应该怎么处理？是作为属民将其附属于八旗？还是将其归于八旗范畴之外？抑或如满洲人、蒙古人一样，积极地将其编入八旗？关于这些，好像并没有固定的方针。即使是对蒙古诸部，后金、清朝从初期的通好、同盟关系，逐渐转变成为近于“支配”的关系。编入八旗的只是蒙古的一小部分，蒙古的大部分以“部”为单位，在其原首长层支配下保存下来，包含于被称为“外藩蒙古”的另一个范畴里。

入关使八旗的扩展更加停滞，清朝迁都北京以后，为了统治拥有广大版图和大量人口的中国内地，随着绝大部分旗人的移住，八旗自身的扩充基本停止。其后清朝朝着多元化统治结构的“帝国”建设方向发展。

但是，八旗的扩大，并非因为入关而完全终止。在关内，有旧明兵将、三藩降兵等编入八旗汉军的事例。同时在关外的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黑龙江两个将军辖区），入关以后基本上也

是八旗世界，其扩充至少持续到雍正年间，各种民族集团被重新编入到八旗组织。除了东北之外，蒙古的察哈尔八旗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这些八旗的扩充过程中，基本上沿袭了入关前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所呈现的民族区别原理。这一原理有时在通常的驻防八旗框架当中，是以对特定的民族集团为母体的牛录给予民族称呼的形式进行。另外，还有像察哈尔八旗、布特哈八旗、呼伦贝尔地方的索伦八旗、新巴尔虎八旗一样，只由特定的民族集团构成八个旗的例子。这样，入关后，八旗大体上是以民族区别编成的原理为基础，分化为多样的组织和形态。

还应注意的是，在上述只由特定集团构成的八旗组织当中，壮丁对国家的义务，以及国家对其进行的补偿情况，与一般驻防八旗有很多不同，是富于变化的。当然，对这样的组织形式追究到底的话，就会遇到“怎样的形式状态才应该划入‘八旗制’”的问题。例如，由大兴安岭、嫩江一带的索伦、达呼尔所构成的布特哈八旗，虽然分归各旗色，并且被陆续动员到与蒙古和中国内地的战役中，但一直到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为止没有发放过俸饷，其后也继续负担着进贡貂皮的义务，留有浓厚的近于“边民”的特性。总之，这些人的确还存在于八旗之外的、被称为边民或外藩蒙古的组织体系的界面中。从哪里划清它们的界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另一方面，在中国内地，八旗汉军在满汉官缺制度中被看待为准汉人，以及从乾隆时期推行的汉军旗人的“改归民籍”政策来看，八旗汉军仍处于“旗”“民”两种界面之间。从这点看，可以说八旗汉军与关外的各种八旗组织拥有相同的特性。

如上所述，基于民族区别原理编成的八旗，可以称之为“横”向的扩张，但也绝不能忽视其“纵”向的扩张情况。在八旗内，有被称为“户下人”或“家奴”的隶属身份的人，或因

某些理由户下人被解放，得到独立户籍，被称为“开户人”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在血统上属于汉人，来源于明清战争中的俘虏或因贫穷而卖身者。另外，还有与户下人性质稍有不同，源于入关前隶属民，被称为包衣佐领的牛录。这些牛录在上三旗中统辖于内务府，直属于皇帝，在下五旗中，以各种方式承担着侍奉旗主的义务。因为这些人被登录在旗籍上，所以当然归属于八旗范畴。然而，乾隆年间与汉军旗人“改归民籍”同时推行的户下人和开户人出旗籍成为民籍的“出旗为民”政策，充分体现了这些人处于八旗与内地社会的界面之间。

综上所述，八旗无论是在可以称之为民族的“横”向上，以及可以称之为身份的“纵”向上，都是具有相当扩张性的组织。当然，如果为了对八旗整体状态进行更具体的解释的话，在关注其扩张性、多样性的同时，进行更进一步的考察是不可或缺的。但遗憾的是，对后者的身份问题，笔者现在知之甚少。笔者曾经作过几次有关入关后关外（东北、蒙古）八旗扩充问题的考察，所以在下节中对其进行补充性探讨。

二、入关后东北八旗编置的背景和目的

近几年，笔者发表过几篇有关东北尤其是黑龙江地区诸民族集团被编入八旗问题的论稿。其目的之一是想弄清楚这种统治形态的变化对现在“民族”框架的变迁有什么影响？还有一个期待，那就是通过对这种事例的详细检讨，希望能找到更加立体地阐明八旗制度整体状态的线索。这不仅仅是更加具体地了解前节所述八旗“横”向的扩充和多样性的有关问题。在东北各地，边民、布特哈八旗或蒙古札萨克旗等种种民族集团被编入八旗。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众都以一定的节奏、机械性地被编入八旗，

而是基于当时的历史状况和集团特性，选择性地被编入八旗。因此，如能分析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什么样的人成为被选编对象的问题，就能弄清楚其编入八旗的目的和意义。由此，可以反映出八旗制度整体的功能和特征，甚至进行追溯，可以反射出入关前八旗制度的成立与发展过程。

（一）作为军事力量的利用

八旗制度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有效地确保了军事力量。入关后东北诸集团大规模编入八旗明显集中在军事情况高度紧张的时期。1670（康熙九年）—1680年八旗编人事例表明，当时基本是围绕黑龙江流域与俄罗斯的纷争为背景，以加强入关后东北薄弱的军事力量为目的而进行的八旗扩张。1689年《尼布楚条约》的缔结，使对俄关系一度安定下来。但此时与蒙古准噶尔部发生冲突，从1690年开始又陆续出现了大规模的八旗编置。这期间1685年于墨尔根、1691年于齐齐哈尔新设驻防，黑龙江将军亦从黑龙江（爱辉）移至墨尔根（1690年），后又移到齐齐哈尔（1699年）。这些都证明了军事重心的转移。接下来引人注目的是1732年（雍正十年）以后数年间编人事例，这也是受到1729年对准噶尔战争再次爆发，以及1731年准噶尔军东进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此时东北八旗经常被动员到对准噶尔的战役当中，长期出征。

然而，这样的驻防八旗的编入并不一定是违背当地人的意愿而强制实行的。齐齐哈尔驻防的新设，确实是在1691年初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的提议下实施的。但此前索伦总管麻布岱等给理藩院进呈的文书可见，齐齐哈尔驻防的新设不单纯是兵力的充实问题，也可以窥探到为确保当地住民的安全而顺应当地人愿望的意味。

（二）统制的强化

将诸集团编入八旗，并不是将确保军事力量作为唯一目的，有时也有防止有关集团叛离、强化统制及监视之意。这样的例子，首先让人想到的便是察哈尔八旗。察哈尔好像在入关前就已被编入八旗组织，但其札萨克制被废止改为总管旗，正式被划为驻防八旗范畴则是在布尔尼叛乱之后的 1676 年。遗憾的是，因缺乏了解其前后事情的史料，不能作出确切证明，但可以认为，至少在察哈尔八旗编置当初，与利用其军事力量相比，为防止其再度叛离而加强统制与监视，才是清朝主要的目的。

关于 1734 年新巴尔虎八旗的编成，在资料中能够确认清朝有防止其叛离的目的。这是因为原来归属于喀尔喀车臣汗部各旗的巴尔虎人众，1730 年以后集体逃亡到俄罗斯，根据《恰克图条约》而被俄罗斯遣返之后，清朝将其从札萨克旗抽出，于呼伦贝尔地方编成八旗。这一措施实施当初，雍正帝曾作过如下见解（满文《朱批奏折》，丰升额等奏折〔无年月〕所引用的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谕旨）：

彼等生活困窘，并原本与其所管台吉等不和，且曾叛逃至他国。故，若仍留原旗，不仅互相猜疑，生活无法安定，台吉等亦无法抚养彼等，恐怕再生事端。

总之，新巴尔虎八旗编置的目的，不仅有消除巴尔虎人同领主台吉们（贵族）间的不和以及生活困苦等各种造成其逃亡理由的因素，也有防止巴尔虎人再度逃亡的目的。

（三）对贫穷者的救济

因生活贫穷而被编入八旗的群体，有清廷以支给俸饷的方式对其进行救济的实例。也就是说，俸饷并不是对其服兵役导致生

活困难所进行的补偿，而是当初即以救济其生活为目的。如雍正朝《大清会典》中有如下记述：

康熙二十六年覆准，索伦贫人求入内地应差者，著在索伦地方郎中总管逐一查问。有情愿充骁骑者，安置在默尔根、爱浑等处，遴选才能，分别授为佐领、骁骑校，归入该处旗分管理，交黑龙江将军给与钱粮军器。其不愿充骁骑者，仍留原住地方。

意思是，从贫穷的索伦中选出志愿者，“归入该处旗分管理”，“给与钱粮军器”。遗憾的是目前还看不到有关其牛录编成的详细档案。

1694 年蒙古王公所“进献”的巴尔虎人被编成牛录之际，清廷采取措施，在总共 637 户 839 丁 2729 口的巴尔虎人当中，家畜少而家境贫困者被“充为骁骑”，驻防于博尔得，使有家畜而能自食其力者游牧于呼裕尔河一带。另外，新巴尔虎八旗编设之际，以支给俸饷援助其生活，成为清廷防止巴尔虎人叛离的手段之一。虽然暂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从边民、布特哈八旗拣选编入驻防八旗的对象时，也应该有以支给俸饷来援助其生活的事例。

三、结语

在前节中探讨的入关后关外八旗扩充的种种形态，在八旗制度整体的历史发展中应具有怎样的意义？首先，作为军事力量来利用的要素，不论时代和地区，在整个八旗制度中这样的要素是共有的，不再赘述。其次，防止叛离和统制强化又如何呢？放眼观察入关前后金、清朝的建国和发展过程，太祖努尔哈齐（赤）征服海西（扈伦）四部之际，迁徙其全体住民，编入八旗，令人